

# 几句真心话

□曲令敏

由于职业的缘故,我时不时得以坐在讲台上。即时出题也不怕,一二三四五说上两个小时不是难事。可说着说着,难免心虚。比如说新闻、说作文、说散文,面对数十人百多人滔滔不绝之后,扪心自问,“说心里话”,你能轻易做到吗?答案是:不能。不能的原因有很多,重要的只一条,那就是让市井生活里的种种,水打石头一样淌过内心,让来来往往的人事和物件发出自己的声响,岂止是难,简直难如上青天!

退出职场后,想要安安心心回归平淡,写点自己想写的,却发现,手生得几乎无从写起了。

阻碍是什么? 拣重要的,一是坐在讲台上下不来,二是误用知识和才气。坐在讲台上是给人看的,即便过了搔首弄姿的年龄,偶尔还能拿出自己的糗事开开涮,自我调侃一番,骨子里也免不了沾沾自喜的小家子气。至于知识和才气的误用,坦白说,书,读过那么几本,灵气嘛,也有那么一点,若是将它们流注指尖,在一

亩三分地里拱几个菜畦,种几垄香葱韭菜西红柿,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。倘若我一时糊涂,将这几丝几缕舞成水袖,后果不用想,肯定死得很难看。有些大道理,心里知道就行了,用不着时不时拿出来摇得叮当响,跟卖大力丸似的。至于才气嘛,不过是上天在生命里多加了一味料儿,玫瑰花有,油菜花也有,再香,不结籽儿也是白搭……

如果再说一条,那就是无论生活还是写作,有个度数极难把握。它就像黄金分割线,稍有偏离,便将美人变成丑妇。就说做家务这件最简单的事吧,有洁癖或是过分沉浸,将日常的擦擦抹抹洗洗涮涮变成寡妇撒了捡、捡了撒的罗汉钱,那就本末倒置了。反过来,若是把一日三餐的重复操劳当成苦役,一边干,一边抱怨不休,人又会变成搓洗生活的肥皂,日复一日把自己白白消磨了。认同了这家常的琐碎,且干且享有它充盈在生活里的滋味儿,一边听着音乐,手起手落,不大会儿整出一室安然来,这境

界,几人曾有过? 写文章也是如此,太没功利心,连发表的欲望都没有,再大的天才也会沉寂。可功利心太重,又保不住被虚名儿诱拐了去,忘了初心,哪还会有真心? 没有了真心,写再多也是瞎话废话,就像一堆泡沫塑料,码得等身高又怎么样? 枉费了自己的生命,还把环境也污染了。素心人,真心话,还得有境界,有深度,不经它千难万难,能生出这样的大好作物吗?

我不是作家,充其量,我是一个在文学殿堂外徘徊的文学爱好者。这是真心话。我甚至连好读者都不是,因为我读书时常常被实用的功利心所左右,鲜少慢读与闲读。记得冯骥才说过:“我最清晰和最深刻的足迹,应是书桌下边,水泥地面上那两个被自己的双足磨成的浅坑。我的时光只有被安顿在这里,它才不会消失,而被我转化成一个个独立又鲜活的生命,以及一行行永不褪色的文字。”可我还摸不到门框呢,一脸沧桑两鬓霜,人生就到了这般时候……

## 人生百态

# 婚外情是场玩火游戏

□梁永刚

那天,和一位朋友聊天时,他无意中说起了另外一位朋友离婚的事情,我当时异常惊诧,就在几年前,他们小两口还是朋友圈中公认的“模范夫妻”,可谓恩爱有加。虽然这几年和那位朋友联系较少,但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他们会迈出这一步。追问其中的缘故,原因俗套也很简单,男的有了婚外情,时间久了终于被女的察觉了,最后他只好向爱人摊牌,主动提出分手。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,我脑海中突然蹦出了一句老话“人有三昏三迷”,要知道,几年前我和这位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,每每谈及别人的婚姻亮了红灯,这位朋友总是难以理解,一声长叹过后说道,放着好端端的日子不过,为啥要瞎折腾。世事难料,如今轮到他人瞎折腾了。

其实,一对相爱的人在经历了卿卿我我、花前月下、轰轰烈烈的浪漫,携手走入婚姻殿堂后,心中都怀揣着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憧憬,但是,随着时间的推移,一些人无法忍受柴米油盐的烦琐和日复一日的平

淡,在面对外来的诱惑时放纵了自己,但是,真正有责任感的人应该明白,忠诚是婚姻的生命,既然走进婚姻的围城,就应该珍惜所拥有的一切,忠贞自己的人生伴侣。虽然平淡的婚姻没有了让人怦然心动的感觉,但却拥有最实在的幸福。

正所谓“激情过后是平淡”,婚姻的稳定比浪漫的感觉更为重要。有了婚姻后又遭遇激情的婚外情,其实是一场玩火的游戏,早晚要落个“玩火者必自焚”的悲惨下场。

爱美之心人皆有之,对浪漫的追求亦是如此,婚后的男人和女人渴望浪漫并不是错,可问题的关键是,如果一味地将追求新鲜刺激的婚外情当成浪漫,那就大错特错了。

“花开百朵,我折一枝,芳香满襟袖”。但凡世间百事,当然也包括婚姻生活,都是“熊掌和鱼翅不可兼得”,只有忠诚和节制才是打开幸福美满生活大门的金钥匙。幸福的婚姻不是时时、处处都有,因为不懂珍惜而失去了幸福,可能再难找回,到头来只能徒劳伤悲。

# 为女儿择园

□生鱼片

女儿已经三岁零三个月,过了暑假就三岁半,可我还还没想好送哪个幼儿园。

我家所住的小区院儿里就有一个幼儿园。本来根本没作别的打算,牵着孩子下楼,走几步就到了,方便得很,刮风下雨更能体现其优越性;再者小区里一块跟女儿长大的几个孩子能分在一个班,减少女儿第一次离开家人的恐惧感。还有一点,就是这个幼儿园的费用也可以接受,一个月保育费加餐费900元钱,对于工薪阶层来说比较适中。

一个晴朗的初夏上午,小区幼儿园邀请居民带孩子参加亲子活动。我带女儿欣然前往。亲子活动之后是参观幼儿园,刚一走进大楼的走廊,一股浓重的腥味扑鼻而来。

邻居一个经常与女儿一起玩的小姑娘上的就是这个幼儿园,两三个月了,每天嗓子都是哑的,她的妈妈说,每天上幼儿园时孩子都要哭上一个小时。再与其他妈妈聊天,得知在这里入园孩子有的经常尿裤子拉裤子,有的则是憋到家再解决。总之各种不满意。

隔了几天,又接到一个私立国际幼儿园的电话,也让带着孩子参加亲子活动。本来这个幼儿园我是不考虑的,因为贵,一个月1200元。可我还是带着孩子去了。

这个幼儿园有两种班,普通蒙氏班和国际班,前者1200元每月,后者1600元每月。亲子活动设在一个没有启用的国际班教室。在门口戴上鞋套后进去,然后我就惊呆了——教室竟然是两层的,一层是活动场地,二层是卧室,通向二楼的是深红色木质楼梯,欧式花纹,一尘不染。

我们参观了两个国际班,孩子们三三两两地或做手工或堆积木,或画画或剪纸。教室里十几个格子柜,琳琅满目的玩具在盒子或者小筐里摆放得井井有条,地板光洁得可以照出人影。当然没有腥味。到处都是孩子们的作品,花画、剪纸、饼干、图画、沙包……色彩斑斓,天马行空。

随后我们又参观了普通蒙氏班。同样的琳琅满目,同样的色彩斑斓,同样的窗明几净,只是教室不是两层。女儿当即就被吸引,非要坐下来玩耍,直到带领参观的老师说还有水果大餐才肯离开。

老师又说了一个细节,幼儿园规定,如果有家长反映老师动手打孩子,不调查即开除。其他的,大到教学理念、教学态度、饭菜水果质量,户外活动时间,小到孩子每天洗手打几次肥皂、地板每天擦几遍,亦是精细、严格到我无法想象。

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当天下午,我又带孩子去了小区附近的另一个幼儿园,几个大妈说也很不错,收费低,一个月600元。这个幼儿园比较小,一排平房三四个教室,一个不大的院子铺着假草坪,很干净。几个老师带着孩子在院子里排练节目。我推开一间教室的门,瞬间又被惊呆了——小小的教室空空荡荡,只有几把小椅子,一个小柜子上有几个作业本,孩子们的小床在旁边一个相通的小房间里,再无其他。

从900的幼儿园到1200/1600,再到600,我的心情起伏伏,犹如股市大盘起起落落。经过数夜的辗转反侧,我决定努力赚钱,为女儿报名国际幼儿园。1600的就算了,1200的吧。

◎——投稿方式

平顶山新闻网——鹰城网事或投至ycby2013@qq.com

# 那些古代考砸的才子

□鲍海英

快要高考了,每年高考中,都有许多考砸的考生。考砸了,是一件难过的事,这样的事,自古有之。在古代,哪怕你是才子,也有考砸的可能。

宋代词坛,柳永可谓大名鼎鼎。这位才高八斗、风流不羁的狂生是婉约派的代表词人。柳永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的官宦之家,父亲叔叔还有两个哥哥都是进士。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柳永,特别热衷科举,年少轻狂的他对自己充满信心。柳永的词富有真情实感,通俗易唱,所以上到达官贵人下到市井平民,都喜欢他的词。但就是因为他的词听众太多流传太广,导致了一个人的不满,这个人就是宋仁宗。一次宋仁宗在宫内听到了宫女们在偷偷地唱柳永的《倾杯乐》,就特别生气,认为柳永“薄于操行”。因此,柳永第一次科举考试就考砸了。因为心情郁闷,柳永在第二次考试时依然名落孙

山。接连两次落榜,柳永烦闷至极,为了消解内心的抑郁,他大笔一挥,写下了一首《鹤冲天》,其中有这样两句“忍把浮名,换了浅斟低唱”,这样的词句又被仁宗读到。当柳永第三次出现在考场上并考中了进士时,宋仁宗看着放榜的名单,指着柳永(当时叫柳三变)的名字说:“此人好去‘浅斟低唱’何要浮名,且去填词。”于是,柳永自此“奉旨填词”,这一填就是几十年。后来柳永把名字柳三变改成了柳永,继续参加科举考试,在50岁的时候,中了进士。

徐渭,明代杰出的书画家、文学家、戏剧家。中国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,与苏轼、欧阳修齐名。徐渭聪明早慧,他6岁学诗,8岁学文,13岁作《雪词》而轰动于绍兴城。按理说,这样一位神童,科举之路应该是顺风顺水,但事实恰好相反,徐渭17岁开始参加童子试,逢考必砸,直到20岁才考取了童生,之后一连参加

了8次乡试,均以失败告终,那时他已经41岁。从此,心灰意冷的徐渭绝意仕途。幸运的是,徐渭后来得到了胡宗宪的赏识,成为他的幕僚,他的才华终于有人承认。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,当胡宗宪因严嵩的倒台而入狱自杀时,徐渭一边痛心一边担心自己被牵连,以致发狂,晚年贫困交加,境遇悲惨。

在清代文学史上有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,他创作的长篇小说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座丰碑。这个人就是《聊斋志异》的作者蒲松龄。蒲松龄是一位才子,在他很小的时候,就能写出很好的文章,为乡邻所称颂。蒲松龄从19岁应童子试,以县、府、道三个第一的成绩中了秀才,被传为美谈。但接下来,蒲松龄却屡试不第,直到71岁才补了一个岁贡生,在科举路上蒲松龄走了半个世纪。至于蒲松龄为何逢考必砸,总是落第,个中原因,众说纷纭,难以查证。

